

《傅科擺》內地出版 翁貝托·埃科的「高級玩笑」

對於這位來自地球另一頭、曾手握一大把文學獎的意大利老頭，翁貝托·埃科（Umberto Eco）始為中國讀者所知，恐怕還是早在1988年8月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那本《玫瑰的名字》，該書後來曾被多家出版機構和多位譯者共同推出不同版本的譯本，並被不同年齡段的讀者熱烈追捧。

埃科向來以其淵博的學識、炫技的寫作聞名於世，他擁有小說家、哲學家、歷史學家、語言學家、符號學者、大眾傳播研究者、文學評論家、大學教授等多重身份，而帶有百科全書式的寫作特點在上海譯文不久前剛出版的《傅科擺》中表露得更為鮮明和徹底。

文：潘啓雯



■翁貝托·埃科 網上圖片

埃科不僅巧妙借用喀巴拉猶太神秘哲學的「生命之樹」作為串起整個故事線索的目錄，而且還在裡面編寫BASIC語言程序，確實頗為考驗中文譯者和讀者。

事實上，埃科經常將其童年成長的文化氛圍視為其獨特文風的來源之一：「一些元素仍是我世界觀的基礎：一種懷疑主義和對修辭的厭惡。永不誇大其詞，永不做冗長空洞的斷言。」二戰爆發後，埃科隨母親搬到了皮埃蒙特山區的一個小村莊，他更是帶著複雜的心情目睹了法西斯和游擊隊間的槍戰……埃科豐富的人生經歷以及一肚子的智慧故事，本身也成了《傅科擺》的主要框架和素材來源。

錯綜複雜的故事枝節

《傅科擺》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米蘭的三個編輯身上：精通中世紀歷史的學者卡索邦博士和他的兩個「小夥伴」——出版社編輯貝爾勃、迪奧塔萊維負責出版一套旨在盈利的「赫爾墨斯叢書」。在雪花般的來稿中，他們偶然間發現了一則類似「密碼」訊息，是有關於幾世紀前聖堂武士的一項秘密計劃，即一個不斷重複而又歧義叢生的「聖殿騎士陰謀論」反覆被提及。三個夥伴自詡博學、技癢難耐，本着玩笑心理，他們把各種各樣的數據輸入一台叫「阿布」的計算機之中，並將歷史中流傳着的眾多神秘事件、人物和社團編織成一個天衣無縫的「計劃」，從遠古的巨石到深奧的植物智慧，從永生不死的聖日耳曼伯爵到隱秘的薔薇「十字社」，抑或是巴西的「巫毒教」，乃至「法國大革命」、「無政府主義」、「布爾什維克革命」……似乎每一件事都跟聖殿騎士存在着某種關聯。

由此，他們幾乎「重寫」或「改寫」了整部世界歷

史，為了讓「計劃」更為完美，他們甚至還為該計劃臆造了一個秘密社團：「特萊斯」。然而，他們完全沒有預想到這個在百無聊賴中開玩笑杜撰出來的「計劃」，竟有人偏偏信以為真、對號入座：惹得「計劃」的主角「聖殿騎士團」照單全收，不僅對三個小夥伴展開全方位的追蹤，還在全世界搜尋「計劃」中那張子虛烏有的「秘密地圖」……於是，監控、綁架、訛詐、兇殺，層出不窮，也貽害無窮。

小說由純屬娛樂的秘藏開始，以血腥殺戮的現實終結，暗示了僭越人本主義的智力遊戲釀成的結局，可不只是「人類一思考，上帝就發笑」那般簡單。它既是一部從魯莽輕浮開頭、導向愚弄欺騙結局的小說，又像是木偶劇的結尾那樣，導致了可怖的最終結局：「1984年6月23日夜間那次聚會，而在1984年6月27日夜裡，書中主人公在每一幢鄉間舊宅裡講述了這個故事」——在那裡，故事得以複述；在那裡，似乎一切都已經結束，而又神秘地重新開始。埃科在這極易模式化的框架內，最大程度展現了自己的創作才能，「戴着鐐銬起舞」的才華幾乎要漫溢出來。

好的小說創造規則並讓讀者參與

埃科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形式主義者，他關心的始終是這個時代的人和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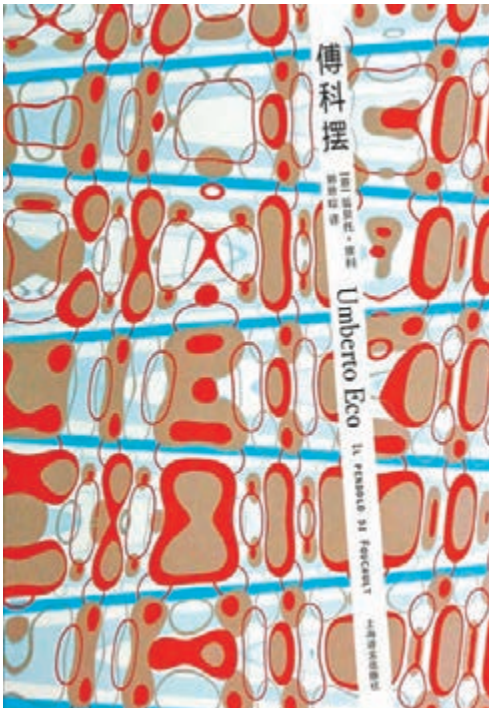
作為瘋狂謎團信徒的反面，卡索邦的女友莉姬或許是《傅科擺》中最清醒的一個：她僅僅憑借常識和理性，就指出了一個最簡單、最真實的結論：那張作為一切源起的「普羅萬的密文」，很可能僅僅是一張送貨清單——即所謂的「秘密」，就是沒有秘密。她同時指責他們的「計劃」並無詩意，「既無條理又不清晰，

是腹鳴，卻允諾有一個秘密」。

埃科無疑是藉着《傅科擺》，既是對知識分子「創造性地批判」職責的極好演繹，又是和執迷於神秘主義的知識分子開的一個「高級玩笑」，也是對「權利」（我們本該強大的）、「羞愧」（我們做錯了什麼）、「信仰」（什麼是輕信的）、「責怪」（這是誰的錯）、「歷史」（客觀世界是如何演變和建構的）、「詮釋」（含糊等同於深刻還是開放）、「虛構」（現實有沒有可能超越虛構，而且還先於虛構）、甚至「身份焦慮」（我們究竟是誰）本身等混雜情緒所作的深刻反思。

顯然，埃科不僅是善於「撒謊」，也是善於捏造頗多「以假亂真」材料，把它們混雜在「歷史或小說」之中，或許是等待以「考古」為樂的人們去拆穿或覆案。「在我們的遊戲中，和填字遊戲不同，不是詞交叉會合，而是概念和事實的交叉會合。基本規則有三條……我們沒有發明任何東西，只是擺放一些拼圖。」在《傅科擺》快要結束的地方，埃科終於忍不住點出主題：好的小說正是創造規則，然後讓規則自行其是，讓讀者參與。這也是他之前在《悠遊小說林》裡一再反覆言說的要旨。然而，「『他們』永遠會悟出其他意思，『他們』就這德性，『他們』盲目追逐啟示」——小說最後提到的即將到來的「他們」，不正是讀者諸君嗎？

世界上有兩種閱讀：一種是「讀者挑選書」，另一種是「書挑選讀者」，埃科的書顯然屬於後者。《傅科擺》的文本顯得有些晦澀，沒有一定耐心和定力的人，沒有一顆澄明之心的人，或許是難以卒讀的。



■《傅科擺》；翁貝托·埃科著，郭世琮譯；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

書評

文：湯禎兆

新井素子的末日小說

對華語讀者來說，新井素子的名字或許仍算甚為陌生。如果我沒有弄錯，她的小說中文版譯本的大抵只有《愛在地球毀滅時》（原版1981，1996年香港皇冠中譯）一冊，但她作為日本輕小說中世界系的大旗手位置，其實也有頗堪玩味的地方。

而且《愛在地球毀滅時》當年譯出之後，碰上世界末日的論說風潮，即使在中文世界也起了一定的迴響，印象中2006年曾有澳門的劇場工作者把該書改編成戲劇公演，可見背後的人文吸引力。

新井素子最近喚起我的注意，得承認拜日本文化評論家東浩紀所賜。他的新著《世從世界系開始更接近——由現實切斷分離文學的諸問題》（東京創元社，2013）中，第一章正是以作為世界系輕小說起源的代表作家新井素子為焦點，來探討世界系文學所帶來的諸種問題，包括世界系不寫現實可以嗎？又或是沒有刻劃現實的動力和需要，甚或是其實不寫現實本來也無大相干等不同觀點反響。新井素子早期作品，正是典型由輕視現實背景開始，而直接進入想像界及現實界之間的「短路」式接合的走向，《愛在地球毀滅時》恰也是當中範式作品，從而牽動及刺激讀者對家庭關係的嶄新反思。

《愛在地球毀滅時》講述的正是一周後就有限石撞擊地球，從而導致世界末日的故事。主角圭子的男友阿朗本來因患上癌症，於是一言不發地離開了她。她在知悉世界末日即將來臨後，立即決定不顧安危，由東京練馬徒步至鎌倉去尋找阿朗來共度最後的日子。途中她遇上四名不同年齡的女子：包括接受不來丈夫有外遇且在末日前想不顧自己而去的由利子，結果她殺了丈夫且打算肢解，最終借外遇的女子之手把個人生命了結；真理則是在末日也堅持要溫習的聽命女

孩，結果她選擇在車禍中喪生以得解脫；11歲的智子則在現實與夢境之間區別不來；而懷着丈夫孩子的恭子則一心想在末日前與前度男友再見一面。

小說的現實背景氣息薄弱，當然所謂的世界末日也不過屬一種小說式的設定，不用深究說明釋說，就如一般的作品，總之任何世界鉅變的來臨，都不需要作理性的正常分析，世界系的作品所關心的乃設定後的人際關係變化。佐佐木果在《美少女現代史》（東京講談社現代新書，2004）中，指出新井素子的作品常以第一人稱行文，她的科幻小說深受少女漫畫及動漫的影響，結合本人以高校生便出道的背景，令很多男性讀者對她產生「萌」念，其後再配合社會上湧現的蘿莉塔風潮，自然令人氣更盛。佐佐木果的社會性解讀，當然有一定的理據，但從另一角度來說也流於表面浮泛。就以《愛在地球毀滅時》為例，其實她的小說人稱用法頗為蕪雜，第一及第三人稱的觀點時常混雜不清。

原則上她是以圭子作為第一人稱，其他四名女性則以第三人稱為基本設定，但在現實的行文中，不難發現作者自己也守不緊以上的原則，有時候以上的人稱設定也會糾纏不清。我想說的是，如果新井素子有特別的風格趣味存在，那不應止於一些表面的社會現象



《愛在地球毀滅時》

作者：新井素子

譯者：許珀理

出版：皇冠出版社(香港)有限公司（1996年11月）

泛泛對應元素，而屬她自身的「女性」特色。藤田直哉在《東京SF論——塚本晉也和新井素子一瞬的交錯》中指，新井素子背負的「女性」氣息，其實即擁有感情、直感、非合理、自然、身體及無意識等多重元素，推而廣之背負的生命力更來得洶湧澎湃。新井小說的場景多以練馬為據，《愛在地球毀滅時》中主人之家也在此，而練馬正是東京內少量有田地，而且不少家庭的庭園均有樹木生長之地，簡言之就是東京的「自然」場所。而在《愛在地球毀滅時》中，由圭子開始，正是一眾的女角才擁有正面直視世界末日的勇氣及狠勁，姑勿論她們的選擇或許變異乖常，但卻流露勇往直前毫不後悔的信念，與男性的曖昧猶豫及諸番逃避大異其趣。其中最發人深省的，大抵為讀者在真理的「自衛還擊」——當他人振振有詞質疑她完全按照父母旨意經歷的人生路徑，她毫不軟弱地就「選擇權」的迷思發炮：「年紀大了之後，也不能游泳了；突發意外時，手的神經被切斷了，也不能再畫漫畫了呀！即使再害怕，完蛋了就完蛋了，毫無生存的意義可言呀！」真理直接表明：我們自以為一直擁有選擇權，又或是煞有介事名之為自由意志，是真實存在還是虛空的自我矯飾。

新井素子所針對的，正是現實中的「人工」制約，正是時常被視為男性化且與作為「自然」代表的女性特質構成對立的社會屬性。

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S.

作者：J. J. Abrams、Doug Dorst

出版：Mulholland Books



美國鬼才編劇、導演J.J.亞伯拉罕(J. J. Abrams)與知名作家Doug Dorst合作，創作出超越紙本書限制的奇書，一上市就打敗丹布朗的《地獄》，被亞馬遜書店讀者投票選為「最想擁有的小說」冠軍。本書的故事主體《Ship of Theseus》，是一位神秘多產作家V.M. Straka的最後一部小說，講述一個神秘男人被強行押上一艘船，就此展開一段凶險旅程。讀者Jen無意間從陌生人手上撿到了《Ship of Theseus》，發現書中寫滿了前一位讀者的筆記，在閱讀中開始加入自己的註解的Jen，不知不覺間透過書開始了和上一位讀者的交流。而現在，當你翻開這本書，你會看到兩位讀者的註解、夾在書中的餐巾紙、剪報、卡片、明信片，甚至羅盤……透過這些實體的解密線索，你將會成為這起事件的一分子，參與在整個故事之中。

時間的旅人

作者：張曼娟

出版：皇冠文化



我們都是時間的旅人，在每一個人生階段旅行，在每一片回憶的風景裡努力修補自己。跟着張曼娟一直走，一直走……直到那些曾經感傷的回憶，都成為最美麗的輝煌。她去到上海裁製衣裳，想起小時候媽媽為自己做的那件洋裝，丟失的童年碎片就這麼被尋回了。她去到濟南吃炒全雞，吃到一整盤澎湃熱切的人情。她去到櫻花紛飛的日本，決意放慢腳步，慢得就像要在那裡地久天長……一邊前行，一邊回盼；時而逗留，時而追逐，直到我們終於回到，那個我們好想念的地方，那一段我們快要忘卻的時光。

四分之三在香港

作者：劉克襄

出版：遠流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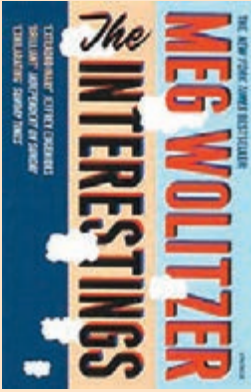


2006年秋天，劉克襄開始在香港行山，繼而體悟廣達四分之三的郊野才是香港本色！憑藉着長年走訪山野和自然觀察的經驗，他摸索出獨到的行程。26條路線，劉克襄率性地勾勒，行山穿村的內容溢出了香港現有登山指南的範疇。他以扎實的台灣經驗，道出香港的南方生態美學，讓你看到不一樣的香港。

The Interests

作者：Meg Wolitzer

出版：VINTAGE UK



本書被「紐約時報」列為和Jonathan Franzen的《自由》(Freedom)，與Jeffrey Eugenides的《The Marriage Plot》齊名。作者從1974年，六個在藝術夏令營相遇的青少年說起。他們的故事，橫跨數十年，有各自的選擇和命運。當青春與友情、熱情與夢想經過時間的打磨，最終剩下的是甚麼？人生的成功如何定義？如何放下原本的堅持和期望？Wolitzer用動人的故事給正追尋自我價值的你溫馨的告誡。

Kylooe 2 綠色隧道

繪者：門小雷

出版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



漫畫家門小雷繼續以高水準的漫畫語言，訴說了另一部青春物語。以倒敘方式，林三一試着回憶他於成長時期發生過的懵懂愛情——他與林斐的相遇。行為看似怪異的棧斐，在學校裡不擅與人相處。也因為她獨居，父母離婚後她沉浸在繪畫世界裡抒發哀傷。邀請林三一當她畫作的模特兒，是他們故事的起始。但青澀的閱歷，使三一未能明白她的世界，而被她的陰霾嚇倒，漸行漸遠……如果人生是一道一道交纏的綠色隧道，在隧道裡頭有緣相遇，有沒有機會一起走到盡頭？小雷溫柔的叩問，牽動了每人心門的回憶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vp@gmail.com